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还珠楼主卷

青城十九俠

(第三卷)

还珠楼主◎著



青城十九俠
还珠楼主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还珠楼主卷

青城十九侠

还珠楼主◎著

(第三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城十九侠. 第3卷 / 还珠楼主著. — 北京 : 中国
文史出版社, 2016. 1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还珠楼主卷)

ISBN 978 - 7 - 5034 - 7093 - 6

I. ①青… II. ①还… III. ①侠义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8739 号

点 校: 裴效维 周清霖 李观鼎

选题策划: 马合省 责任编辑: 卢祥秋 薛媛媛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24.5 字数: 37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第三十七回	赤手屠千犀 大雪迷茫归路远 慈心全五友 冥峦迢遥使星飞	1
第三十八回	玉积晶堆 踏橇滑行千岭雪 雷轰电舞 擎舟腾越万山洪	24
第三十九回	片语结朋欢 即席同倾金珀酒 轻飘摇烛影 卷帘惊现黑衣人	42
第四十回	探虎穴 绝壑渡孤身 斩妖巫 群雄张盛宴	67
第四十一回	沙飞石走 神虎斗凶禽 血雨腥风 仙猿诛恶道	91
第四十二回	故交情重 象使赍粮 敌忾同仇 蛮人纵火	120
第四十三回	浩劫恻沙虫 把臂凄怆生何著 甘心伏斧钺 横刀壮烈死如归	148
第四十四回	灵符幻影 斩蟒铁花坞 接木移花 惊狐斑竹涧	173

第四十五回	虎跃猿腾 同探怪阵 雷轰电舞 尽扫妖氛	192
第四十六回	折同侪 古鉴识先机 遇异人 飞刀歼丑类	222
第四十七回	朗月照松林 洞壑幽奇清溪如镜 晴空翔鹤羽 烟云变灭异宝腾辉	242
第四十八回	争羚乳 智服苗酋 点哑穴 独擒丑女	264
第四十九回	银羽翩跹 火焰山前观苗舞 芦笙幽艳 月明林下起蛮讴	280
第五十回	引袖拂寒星 良夜幽清来鬼女 潜蛟破危壁 洪流澎湃动雷声	292
第五十一回	恶怪伏诛 明珠入抱 仙山在望 灵鸟来归	303
第五十二回	日落风悲 空山惊异啸 星昏月冷 黑夜服凶苗	336
第五十三回	擒怪蛇 奇迹述穷荒 逞凶心 巧言诤野獠	360

第三十七回

赤手屠千犀 大雪迷茫归路远

慈心全五友 冥峦迢遥使星飞

话说二獠来时受了黑虎指教，沿途逗弄，相隔主犀不过数丈之遥。眼看快到尽头，先拾起两三块碗大石头，照准主犀身上打去。然后双双一声长啸，纵向壑口藤蔓丛中。到了里面，身子一蹲，就势援藤而下，抓紧藤蔓，贴藏石凹之内，静候犀群自投入阱。

天本阴暗，犀目仅能平视，只见仇敌纵入藤蔓丛中，哪知有此绝壑。再者跑势急逾奔马，走的又是斜坡，益发快上加快，就想收也收不住。天生凶狠强悍之性，合抱大木尚要急撞上去，何况区区藤枝，鸣的一声，朝前一蹿，四足落空，主犀和当头的十只大犀踏虚飞坠，直下绝壑。后面紧随着的犀群只唯主犀马首是瞻，也不管前面如何，仍是照直猛进，跟踪坠落。

二獠藏身石凹，见群犀由上面纷纷凌空坠落，四蹄乱挣，飞舞而下，只听壑底扑通扑通之声响成一片。犹恐后面的知难而退，口中连啸不已。那千百犀群竟无一只临险却步，哪消片刻工夫，全数坠了下来。前拨坠在锋利如刀的乱石上面，多半破腹穿胸而死；就有几个不死的，吃上面数百斤重一个个巨犀由高而下压到身上，那还不是立时了账。只剩下最后数十只虽未送命，也都震伤晕倒，跌了个半死。

偏巧那该死的瞎山魈又吃了耳朵灵敏的苦，竟从远处循着二獠啸声，往长谷中追来。因连跌多次，也加了一番谨慎，不似先时乱奔乱纵。入谷以后，觉着地势越往前越低下，生了戒心。等追近壑口，一听啸声在下，更恐上当，便立定了试探着前进。后来又听出仇敌啸声越近，只在一处，并未移动，才往前走了几步，已然挨着壑口树枝。只当那地方是一山坡，二獠又藏在深林密莽之中，正想侧耳细听，估量相隔远近，猛出仇敌不意，好纵起便扑。

谁知身后尾随着的黑虎先恐被它听出声息，不敢隔得过近，一进谷前，

先把背上虎王甩下，提轻脚步跟着山魃动作，本就防它不会上当。一见它临壑踌躇，试步欲前之状，更恐它试出前面有险不肯下去，再除不易，连忙往前急走几步，相隔约在十丈左右，倏地运足神力，悄不声纵起，一伸虎爪，照准山魃背后便扑。

山魃强忍暴怒，急于得仇敌而甘心，全神贯注下面双獠，一脚已然向前提起，准备再试走两步，循声下手，脚下本是空的。就在这将落未落的瞬息之间，忽闻身后风声，也疑有变，待欲侧转，黑虎来势何等急骤，哪里还来得及，一下扑在背上，其力何止千斤。山魃没有防备，不由身子朝前一冲，脚往下一落，身长腿大，头一脚踏了个空，身子吃这一扑之势，再往前一扑，立时怪叫一声，一个倒栽葱，直往绝壑之中飞坠下去。因比犀群坠得远些，已落在空地石笋之上，硬骨碰硬石头，闹了个两败俱伤：两腿一齐折断，肩、背、头骨重伤了好几处，只剩一手一臂还能转动；石笋也被撞折了好几根。下面锐石如林，休说是走，连站都站不起，只嵌陷在怪石丛中，厉声怪吼不已。

虎王见黑虎成了功，也正赶到。睁着天生夜眼往下一看，见犀群积压成了一大堆，十九不动。仅有二三十个负伤未死的，闻得山魃厉吼，害怕得呜呜急吼，欲逃不得。犀群的目光又碧又亮，恰似满天明星倒影澄潭之内，有的静止不动，有的荧荧欲流，疏疏密密，约有数十点之多，煞是奇观。

这时天已入暮，到处灰沉沉的。虎王便问黑虎：“兽群全数在此。瞎山魃看神情是受了重伤，毫不足虑。但是下面也还有些活的巨犀，上下相隔这么高，怎能弄它们回去？”黑虎连忙发声，将双獠唤上，又命它们长啸，召集豹群。双獠立时发了几次极尖锐悠长的啸声。奉命衔兽回崖的豹子数本不多，余下的因惧山魃，全藏身密林隐僻之处候命。一闻二獠相召之声，豹王首先率了数十大豹如飞而至，群豹也由远近各地陆续赶来。

黑虎、双獠各用兽语向虎王献策，大意是说：天时已黑，天上虽然渐有雪粒飞落，嗅那风气土气，正是酿雪的时候，离降雪总还有几个时辰。但是雪下愈晚，雪势越大，此时如不将犀群弄了回去，明早休想再来。这壑虽然深，双獠上下却非难事。壁上老藤俱粗如人臂，比别处的柔韧耐用。为今之计，只有速伐山藤结一大圈，缒至壑底，由双獠下去先将死犀分别缒上，再命群豹运回崖去。山魃重伤，未死的红犀看势也难转动，况又为山魃厉吼之声所慑，均不能为患，尽可从容下手。上千死犀，身又重大，明知缒运均非容易，无奈此外别无善法。天时太促，需粮甚急，有此千犀，连同今日所得，足够三

四月之需，怎能放弃？说不得只好费点事，做到哪里算哪里。能运完再好没有，否则便将余下的任其埋入冰雪，等雪住天晴，春暖将要开山之际，再来掘取，也是一样能用。虎王称善。

当下虎王便命双獠下去取藤。它们仗着矫捷心灵，爪利如钩，一会便弄上来一根极长老藤。藤上枝叶早被双獠随下随折，顺手去尽，连修都用不着。上下相隔过高，一试长短，仍不能直垂及地，又采了一根短的接上。短藤较柔，宜于做圈，更显合用。把有圈的一端垂了下去，上端再用柔藤结了两个圈，分套在黑虎和豹王颈间。等下面双獠套上死犀，一声低啸，便往上扯。黑虎神力，又有豹王为助，拉起往前便跑。所择之地，崖壁削立，自口以下往里凹进，中无阻滞，一晃便拉了个大的起来。豹群早排队候运，虎王唤来一只大的，命它试一衔走。见犀身太沉，拖起来甚显吃力，原想它们去了再回，轮流搬运，照此何时才能运完？幸而由谷口回崖，无须穿过那片森林，否则阻碍更多，真难回去了。想了想，虎王又唤过一豹，命其并立，将死犀横搁二豹身上，一试居然要快得多，心中大喜。重命放倒，等拉上来十个八个，一起结队走，以免遇上别的兽劫夺。

回到崖洞里，将两柄苗刀带了来。一会工夫，死犀拉上了十多只，虎王才唤群豹如法驮走。又命六只空身走的豹子，随同护送。吩咐两豹驮一只，并列同行，万一在下坡时或遇阻碍滑落，也可由别的豹子相助，衔上身去。

头一拨死犀驮走后，虎王因见拉起来甚易，命双獠再套时可用两只一起拉上来。又恐分量太重，藤在石上摩擦久了易于折断。一面寻了许多杂草和带叶残枝，紧结在崖口老根古松之间，垫入长藤下面；一面又去寻到两根同样粗细的老藤，命双獠分出一个，折了繁枝，如法炮制。制成后，虎王猛想道：“现有这么多大豹，何不分成两起往上拉？”当下忙做了五个藤圈：一个做套死犀用；四个结在上端，挑了四只大豹同样施为。拉够了数，便由豹群驮走。

下面双獠轮流将死犀套好，两只一次，此下彼上。忙了个把时辰，居然套上了一百多对。先时拣死的套，有那犹存喘息的，头角既无所施其技，吃双獠利爪一抓，也都了账。那几十只伤而未死的，因有乱石、死犀作梗，又为魑吼所震，只能互相悲吼挤踏，不能为害，二獠也不把它们放在心上。

拉到后来，连连因为淘气，见山魑厉吼不歇，声甚刺耳难听，心想：“这东西可恨！如今眼瞎足断，有什怕它？何不拉上去，让黑虎把它弄死，省得惹

厌？”也没和上面打招呼，竟用藤圈将山魃头颈套住。拉这根长藤的，偏又是那四只大豹，闻得连连啸声，往起便拉。山魃因在乱石丛中隐往，虽然连用双臂打折了好几根石笋，仍是到处阻碍，正愁无法上去，拉时一点也没挣扎。一下拉到上面，才着平地，双手抓住颈间藤圈，一扯两段，便滚了起来。那四只大豹各被藤圈套定，脱身不出，眼看山魃肘肩并用，循声滚将过来，只吓得嗷嗷惨叫，带起长藤，往前便跑。旁立群豹立时一阵大乱，拼命窜逃。

谷中两边危崖参天，虽甚广阔，路只一条，无法逃避。等那边虎王发觉，黑虎也脱掉藤圈追来，已被山魃在地上像转风车一般滚上前去，捞着一只豹子，一爪抓向肚子，立时腹破肠流，死于当地。山魃捞出心脏，嚼了几口，狂怒攻心，无可泄怒，丢下死豹，又待往前追赶。黑虎首先赶到，朝肩背间扑了一爪。

山魃自从连受重伤，已无能为力。群豹害怕过甚，只知逃窜，不敢反斗，才使它如此猖狂。及被黑虎钢爪一扑，两条受了伤的长臂又断去了一只。虎王跟踪赶到，见它伤了豹子，心中愤极。一眼看到壁旁有一块比磨盘还大点的坠石，顺手捧起，抢步上前，当头打下。恰值山魃负伤惨啸，身子折转，一下正打在那条好臂上面，如何能吃得往，咔嚓一声，应声折断。四肢全去，只剩肩、股等处残留下的一点骨桩，伸动不休。

康、连二猱觉出上面出了变故，也忙援藤缒上。虎王还欲拾石再打，黑虎说：“山魃已成废物，就这样打死，不将它形神消灭，灵性犹存，年深日久，仍能为害。”使命二猱折来枯枝，铺积满地，将它翻过身，面朝下放下去，用大石压住，虎王打了火种点燃，将它焚化。山魃身本僵硬，手足俱无，上有千斤大石压住，怎能挣扎，一味急吼惨嗥。顷刻工夫，便已烧化成灰，其臭异常。虎王点燃了火，问出情由，把连连一顿好打。

经此一番周折，不特白耽延了小半个时辰。下面未死红犀不听山魃吼声，也没有先前老实。康、连放它们入圈时，只要近这一只，别只也用头角奋起触撞。又费了好些事，才一一弄死。虎王嫌慢，自去寻了两根春藤，用苗刀削去旁枝，挑了些大豹来拉。无奈康、连二猱只有四手，此上彼下，大忙一气，比前也快不了多少。拉来拉去，拉到深夜尚未拉完。群豹轮流运送，前几拨先走的也去而复转。

虎王听二猱说下面还有二三百只，正喜快要拉完，猛然间见天色微现暗红，一点风也没有，鼻口间有些闷堵，便问黑虎：“天如何是红的？天太阴暗，

我的眼睛看不真,你看今晚不会下雪了么?”黑虎原已觉出天气越变越坏,一面往上急拉,一面催促二獠赶快。闻言抬头一看,再深深嗅了一下,忙唤双獠上来,用兽语催着回崖,说:“转瞬大雪就要降下,回崖倒有数百里山路。空身走得快,还可在雪浅时赶回,但是路上驮着红犀走的豹子却难赶到。此时停止,还不致陷身雪内。下面红犀由它去吧。”

虎王不信雪有那么厉害。黑虎再三催促驮走了的不说,连末次拖上来的都命扔下去。同时催着虎王上背,又命豹王和余豹急速通知后两拨驮犀走的群豹,路上如见雪深过了半尺,急速空身跑回,省得在未到以前被雪埋葬。虎王见它催促甚急,只得骑上虎背,带了双獠,出谷往回路就跑。这条路虽可不经密林,道途也颇遥远。沿途尽是危峰峻坂,幽壑深沟,稍一失足,便有粉身碎骨之险。天又异常阴暗,虎、豹目光虽好,跑起来也不敢似白日里任性急驰。黑虎还跑得快些,不多一会,便赶上豹王所率的一小群豹子,超越过去。

正跑之间,忽然一阵西北风吹过,吹得满山林木萧萧,声如涛涌,风一住,天上便降起雪来。先下时雪并不算大,等再跑出三五十里,地上积雪便厚约寸许。雪光反映,茫茫一白,路径好认得多。虎王笑拍黑虎颈项说道:“那年也曾下雪,下了一夜,第二早起,看雪还不到三寸,两三天就化了。今晚的雪和那年差不多大,怕什么?”言还未了,又是一阵寒风劈面吹到,雪被风一绞,似纷纷乱花一般,满天飞舞。虎王刚喊得一声:“好!”雪势忽然骤盛,雪片都有掌大。黑虎见状,知道不妙,长啸一声,也不再等豹群同行,脚底便加了劲,除遇险经危崖,因背上驮有虎王不敢过快外,直如箭一般朝前蹿去。又恐雪初下时太松,身上有虎王,力大身沉,大雪盖路,踏空了足,命二獠一个在前,先行探路;一个赶往后面通知豹群,查嗅着雪中遗留的气息足印追来,并催快跑。豹群闻警,自也加紧前进。

黑虎一口气跑出去百里之后,接连超过了好几拨驮着红犀走的豹子,计途再有数十里路便可到达。那雪已积有七八寸厚。虎王见雪愈深,虽然惊讶,因离家将近,数十里路程,半个多时辰便到,心里不但不急,反觉那雪大得有趣,明早起身好看好玩,不住口直喊好。

一会儿,连连由后面踏雪飞来,报称雪势太大,目前雪最深处有尺许厚,仗着初下,虽还能走,但是还有好大一截路才能到家,最落后的两拨豹群相隔更远,并且雪中脚印转眼被雪填没难认,再过一会就恐不能走了。虎王闻

报，才着起慌来。黑虎忙命连连再向后飞驰，赶去挨拨通知：凡在离家五六十里以外的豹群，一齐将身上驮的红犀甩下，宁愿葬送百十只红犀，免得豹子陷身雪里。弃犀以后，速往回路赶来。再超到前几拨犀群的前面，着五只一排结成了队，用力在雪上踏走，好替后面驮犀走的豹群压道开路。如有失陷，速急吼啸报警，以便驰往相救。连连领命，如飞而去。

黑虎、双獠俱是通灵神兽，空身走起来，能在雪面飞驰如行平地，多大雪也阻不住它们。黑虎身上虽多着一个虎王，也还不甚妨害。那些豹子却不行。那雪积得也真快，才看深约尺许，一晃便加了数寸。还算黑虎知机，部署周详，前有空身豹群压道，起初尚能行走。等虎王到了崖前，一点到达的豹群，竟还有十好几拨在途中未至。渐闻豹群吼啸之声从远处隐约传来，虎王亲自踏雪一试，那雪竟深及二尺，掌大雪花仍在茫茫飞舞，下个不已，脚踏上立被陷住。连自己那样身轻力健都走不利落，何况驮着重物行走的豹子。知道豹群已有失陷，不禁大惊，忙命黑虎、二獠速往应援。虎、獠去了小半个时辰，这十几拨豹群才经虎、獠接应，一个个通体雪白，热汗蒸腾，狼狼狺狺，高一脚低一脚，连喘带吼，陆续回转。

最末两拨落在最后，虽有前行的大队豹群开路压道，无奈雪势太大，先时还可连滚带爬将雪踏平下去，现出一条雪路，后来越下越大，豹群走过不一会，便被淹没。加以新雪松浮，无从着力，再一积过了尺，豹脚踏上去，便深深陷在雪里。连空身走的豹子都无法急行，费上无穷力气挣扎纵跃，仅能勉强前进，何况身上还驮着那般沉重的庞然大物。一拨是陷在凹雪积地之中；还有一拨也闹得力尽精疲，急喘着在雪中挣命，行动不得。

直到黑虎、双獠闻得啸声赶去，才命这两拨豹子将所驮红犀甩下，由康、连二獠用利爪裂去了皮，先任它们就雪地里分别大嚼一顿，再随着同回。虎王约束群豹，赏罚严明，每值出猎，从不许无命偷吃，人、兽辛苦跋涉累了一整天，未曾进食，尤其这两拨大豹是当头的几拨，去而复转，已运了两次红犀，格外饥疲交加，这一顿饱餐兽肉，自然精力大长。有的业已吃饱，眼看那么多从未吃过的美味弃在雪里，不能带走，还舍不得，又去抓下一大块衔了回去，余豹也纷纷学样。只惜雪深，无法多带，弃去的仍有十之七八。那两片雪地被犀血染红了亩许方圆地面，雪被豹群践踏也溶化了好些。

黑虎、双獠原是挨拨指点教行，乘这两拨大嚼之际，早把由凹地上纵的出路扒好，挨次引出，改作单行行走。由康、连二獠在前引路，四爪并用，将

道中积雪一路扒扒，分向两旁，黑虎断后。随进随开，半个时辰工夫，竟开通出二十来里一条雪巷，居然将群豹都救了回来，虽失了好些红犀，豹子却幸一个不短。

虎王再一查看积雪，业已将近三尺厚了。心情一宽，觉着饥肠雷鸣。立命黑虎、豹王同了康康监督群豹，抖去身上残雪，各归岩凹豹圈以内，大加犒劳，准其将当日打来的兽粮任意挑选，尽量饱餐一顿，只不许争夺糟弃。自拔苗刀割下一大块肥厚犀肉，两只山鸡，带了连连回洞烤吃。那犀肉又嫩又肥又香，虎王足吃了十成饱。虎、獠也各有它们的吃食。

人兽饱餐之后，检点所得，除了不及带回和沿途甩弃的，单红犀就有千余只之多，当晚吃掉的尚不在内。其余羊、鹿、野驴、狼、獾、狐、兔、山鸡、野猪等，不计其数。至少也够好几个月吃的，不禁欣喜欲狂，引吭长啸。虎、獠、群豹也欢喜得相与应和。

大雪挡音，余音嗡嗡的，兀自半晌方歇。这些兽粮一半堆积在崖前雪地里，挑出一半极好的觅地藏好。一切未弄停当，人兽俱已累极，才行分别歇息。

次早起身，虎王见洞口天光甚是明亮，又无积雪堆压。康、连二獠俱不在侧。心想：“昨晚那么大雪，难道才隔一夜就住了么？”连忙爬起，跑出洞去一看，雪并未住，只比昨晚小些，满天空玉屑纷飞，仍然下个不住。康、连二獠各持一根新折树枝绑扎成的大笊帚，正在打扫崖顶积雪。再看别的地方，雪已积有七八尺厚。一眼望出去，山原林木，到处都是玉砌琼凝，宛如银装世界一般，不禁大喜。因那条上下崖洞的山道也被康、连二獠将积雪扫尽，虎王贪看雪景，喝住二獠，留雪好玩，不许再扫。

二獠齐声说：“昨晚因听远近树木压折之声，我们和黑虎起身查看，洞外雪势稍止，积雪业将洞口堵住了一半。知道这雪不是暂时可停，还要积厚得多，北风一紧，立时成冰冻合。休说不能远出，人兽全要被闭洞中，除俟开山，连出洞都不成了。况且下面崖凹的豹圈中还有上千野豹，也须预为准备。”

因此由康连二獠先取苗寨中带来铁铲将雪铲到崖下，将洞口处先行打通。又扎了两把大笊帚，将崖上余雪扫尽。黑虎纵向崖下，与豹王率领群豹，将豹圈通向崖前一片地上的积雪，趁着新雪松浮，连拱带扒，齐向四外推去。余下散雪等二獠收拾完了上面，下来再扫。弄到黎明，仗着豹多，又

有神兽相助，居然将崖前的雪扒尽，现出一个大圆场。雪又下了起来，二獠又复上崖持帚去扫。

虎王方知就里，只得任之。看二獠运帚如飞，随积随扫，毫不停歇，笑骂道：“你两个呆东西，这般扫，扫到几时才完？雪又不大，白费这气力则甚？等它厚了再扫多好。今天很冷，火池中火也灭了，还不给我将火点燃做东西吃去。”二獠淘气，本是扫着好玩，闻言丢下帚，往洞中便跑。黑虎在崖下听见虎王说话，纵将上来。虎王将它身上未化尽的残雪拂去，抱着亲热了一阵。问起昨晚未收藏完的山粮，知己督饬群豹分别藏入崖凹以内。人、虎一同入洞，等康、连生好了火，胡乱做些吃得下肚。二次犒劳虎、獠和群豹，各凭所喜，又饱餐了一顿。因封山时日太久，以后计粮授食，不再尽情大嚼了。

吃罢一计算，食粮可告无虞，尚缺柴火。不特人用，雪一转冻，山中温暖惯了的，豹群也耐不住那般奇冷。还有虎王喜吃的青稞之类也存得无多。好在黑虎、双獠俱能踏雪飞驰，少的东西尚可命双獠远处去向野獠们索取。柴火更满山皆是，按说只要隔日取来，在火旁烘干，即可应用。不过林中树木多被大雪压倒埋没，雪封冻后，采伐不易，不得不早些下手储存罢了。

虎王寻思一会，还是预先办为妙。便命双獠先去采伐树枝，再往红神谷向野獠索取青稞米谷，留为日后之用。双獠领命，仗着身轻，不怕行远，留下近崖的林木不采，却去采那远处的。这般大雪，豹群已不能离崖行动，只黑虎一个尚能相助搬运。采到了下午，所得柴火已足月余之用。虎王见积雪高有丈许，便命虎、獠暂且停了采运，帮同自己打扫崖前新积的雪，等人、兽合力将崖下扒尽，天色已然不早。

虎王原意，明日再去红神谷取粮。双獠因踏雪飞行，甚觉有趣，执意欲往。虎王知夜行无碍，便依了它们。双獠空身行走，其疾如飞，这二百里远近的程途，如照往日，至多不过两个多点时辰便可来回。谁知双獠这一去，竟是到了半夜还未回转，时间比起平日差不多多出一倍。双獠掌平大，最宜滑雪疾驶，身又轻灵。去时见它们甚是高兴，眼看两条金黄色影子，在白雪地里一泻数十百丈，恍如弹丸之坠斜坡，身影由大而小，晃眼剩一小黑点，一瞥即逝，走得又比平日快些。久去不归，虎王疑心它们又和上次一样，被甚妖魔怪物困住。大雪阻路，又不能亲身前往救援，不禁着起急来，屡问黑虎，双獠是否遇险有难，黑虎俱都摇头。

虎王虽知其料事如神，仍然有些疑虑。又待了一会未回，实忍不住，正

磨着要骑了黑虎前往寻找，忽闻双獠长啸之声自远处传来。黑虎一听，连忙回啸了两声，纵身下崖，踏雪赶去。虎王听出双獠啸声是在唤黑虎前往，不似有什么凶险，心才宽放。只不知何事在途中迟延，唤黑虎前去则甚，意欲赶往。黑虎已然走远，势所不能。

这时雪仍下个不住，天已交到寅末卯初。冬日夜长，天还未亮，虎王也不知到了什么时候。心神一安，身子便倦，不觉在床上睡倒。睡梦中闻得耳畔似听双獠呼唤，杂以汉人说话声。虎王自从隐居山中，从未遇到过一个汉人，听着奇怪，还疑身在梦中。忙睁开眼一看，火池旁边蹲伏着五个身穿半苗半汉装束的汉人，刀枪器械和镖矛弩箭之类摊放了一地。俱都冻得身颤气促，面白如纸，甚是萎靡。只一个比较强些，一面向着火，一面朝着双獠轻声说话打手势，目光注定自己身上，面带惊奇之状。

虎王刚问他们是哪里来的，那汉人已当先起立，走近身来，朝着虎王深施一礼，说道：“愚下姓方名奎，同了七个同伴来山中行猎。不想昨晚在森林中走了大半夜，好不容易跑出，又为大雪所阻，看不出路径。先还勉强在雪中支持着走，到了天明，有二人失足坠入深沟，葬身雪里。一人砍了树枝，做成雪具，往前探路，忽然失踪不见，遍喊无有回音，想已身死。同时雪积愈深，大家都力尽精疲，食粮俱被先死两人带去，不能再走。费了无穷的事，拼命挨到一个山脚底下，掘了一个丈许大的雪坑，聚在里面忍受饥寒挨命，堪堪待毙，不想被兄台手下神兽遇到，将我等救来宝山。我等俱在隐贤村居住，离此尚远。望乞兄台暂假一席之地，略御饥寒。等体力稍复，仍请这三个神兽将我等送回。开山以后，必当重报。”说罢，又作了一个长揖。同来四人，除一个手足冻伤不能行动，只能点首致谢外，余下三人也跟着挣扎过来行礼相谢。

空谷足音，忽来佳客，风雪荒山，倍增兴趣。虎王好生欢喜，立时跳起还礼，止住来人，仍请去至火旁坐下。说道：“我在这里住了好些年，除野人外，从没遇见过一个我们的人。你们来了，再好不过。这两天两夜想必又冷又饿了，且先烤一会火，叫身上暖和暖和，我叫它们给你们弄好野牛肉来吃。我们前一天就知道有这场大雪，打来了不少野东西，你们吃上几年都要得。我从小只不愿人婆婆妈妈，一边吃，一边说话，天也快亮了，少时吃完，我们再说。”说罢，也不待来人答言，径命二獠取来肥犀、肥鹿和各样野味，忙乱着连煮带烤。顷刻工夫，肉香布满全洞。方奎等五人看出虎王性情豪迈，英雄

本色，便也不再客套。又正饿极，无暇多言，便分出三个略为复原的人，从旁相助。

虎王益发高兴。一会将肉弄熟，取出冷糍粑分与来人，围火大嚼。宾主饱餐之后，重又说起涉险遇救之事。

原来双獠奉命取粮，到了红神谷一看，依山建筑的苗楼十有九被大雪压坍，地面上的屋子多半被雪盖没。那些野猓三停倒有一停因昨晚睡熟，不是高楼压坍坠落时压伤，便整个葬身雪里。其余二停连同那些负伤逃出的，全数拥挤到一个大雪洞中避难。因事先没有准备，逃时仓促，衣服、食粮均未取出。加以天气奇冷，一个个啼饥号寒，愁容满面，其状甚惨。幸而猓酋较有心计，知道食粮不多，有无不均，必起争夺，自相残杀。一面命群猓将所有食粮一起交出归公，由他以身作则，公平分配；一面命人持了家伙，前去发掘存粮衣物。总算苟安一时，没有纷乱争执。野猓虽然矫健，毕竟不如豹群力大，有虎、獠灵兽指挥，易于成事。所居分散，不在一处，不似虎、獠、群豹只扫扒崖上有限一片地方，积雪深厚，发掘自然艰难。集千百人之力掘了半天，掘得的食物并不甚多。比较存得多的一个石洞，又在悬崖峭壁上，平日用竹梯上下，被雪压断。偏生崖下半截二十多丈又是个斜坡，雪深丈余，简直无法上去。

二獠见群猓分班发掘，正忙得不可开交，心想：“他们自家粮食都不够，哪有余粮送人？”不由顿生恻隐。便向猓酋一比手势，愿意帮他们去取存粮。猓酋本因粮少为难，数日后便不免自相残杀，以人为食。见二獠一到，知是来此索粮，又不敢不应，方在心惊。见状大喜，忙将崖壁上存粮石洞指给二獠，请它们设法开路。二獠见雪深壁陡，下面还隔有一段，也觉发掘开通不是易事，想上去看看再作计较。和猓酋一打手势，提气飞行，接连几纵，便到坡前。二獠上去自然不难，下半截踏雪飞驰，晃眼便到。再一纵，便攀住壁上石根，壁虎一般沿壁上升，顷刻即到洞侧，八爪并用，连扒带抓，将洞口的余雪去尽。

二獠入洞一看，里面存粮甚多，还堆着不少野藤袋和竹皮细藤编就的兜篓。只须从上抛下，省事得多，心中大喜。先运了两袋出洞，向猓酋啸得一声，数百斤重一大包凌空飞掷下去，把丈余深雪打成了一个坑。因落在软处，粮袋仍是好好的。喜得群猓欢声雷动，忙着开出一条通连崖洞的雪巷，准备运回。不消半个时辰，二獠把粮袋抛尽。又打手势，命猓酋取来长藤索

钩。由康康纵落，带了上来，直将那些兜篓缒运完罄。下余只剩散粮，懒得再弄，飞身一跃，到了下面。又帮助将那雪巷开通，直达群獾存身的洞口。先后过了一个多时辰，天已入暮，这才向獾酋要了两口袋粮食山果，分携回去。

双獾一出谷口，见附近树林多被厚雪压倒埋没。那未倒的，看去都矮了丈许，只剩上半段树干，戴着多而且厚的积雪，一株株琼林玉山也似挺出雪外。天空雪花仍然飘个不停。猛想起：“昨晚路上所遗红犀尚有不少，这般大雪，群獾食粮既缺，肉食想必艰难，主人屡次向人家索粮，何不在他们缺肉之际，将这已弃之物从雪中掘起，明日再取粮时给他们也带上三两只去？”彼此一商量，想绕道前去看看，原是一番好意，不料日后生了许多事故。

方奎等八人原是隐贤庄隐居的一向洗了手的绿林豪杰。此次出外并非真个行猎，只因近两年来连出了几桩怪事，庄上同道失踪了好几个人，俱都下落茫然，尸骨无存，直到日前才发现本山有了野人，知道山中生苗专好劫杀汉人，又有用人祭神生食的恶习，奉了庄主之命，带了随身的兵刃干粮，出庄探访。行至下午，误入森林，狂窜了一夜，到了天明，方得绕出。无奈归路已迷，积雪深厚，又死了三个同伴，力尽神疲。

正在雪中挣命，眼看垂危，恰值双獾经过，听到五人呻吟之声，赶过去一看，雪窟中挤着五人，俱与主人相貌相似。想道：“日前黑虎追寻小虎，也曾见到汉人，后来归报主人，曾嘱如遇这类人，不许随意伤害，想必对这类人有些喜爱。”不由动了恻隐，想将五人救回崖去。

刚往下探头一跳，还未及打手势，五人中方奎最是强悍，犹有余力，一见上面跳落两个猴形的怪兽，不知来了救星，正当绝粮之际，还以为送上门来的粮食，一鼓勇气，拔刀便砍。被连连一爪抓住刀刃，夺过去一甩，便已坠落老远。方奎觉出二獾神力惊人，空手夺刀如同儿戏，不禁心惊胆战。崖窟中又施展不开，余下四个同伴更是气息仅属，起动不得，以为无幸。正待闭目等死，忽见怪猴夺刀以后并不来抓，只不住口叫爪比。内中一个还用大爪从身背口袋内抓了一大把干果递将过来。这才明白它们是特意下来救人，不是恶意，绝处逢生，自然喜出望外。又见双獾目射金光，力大无穷，动作灵巧，几疑是山神派来相救，连忙拜倒相谢。

双獾不会人言，全仗爪比。方奎等倒也略明大意，先胡乱吃了些山果，略为充饥，只是奇冷难当。方奎见有那两大口袋粮食山果，已是喜出望外，

并无出困之想。嗣见双獠不住向他比画，先不明白，闹了一会，才知是要人随它们上去。五人商量：这两只异兽如此威猛，看神气虽不似有甚恶意，毕竟是个异类，此去吉凶究属难保。况且积雪深厚，人也不能行走。不如和它们商量，只求它们留下那两袋粮果暂且度命，再作计较。

谁知双獠自小相随虎王，虽不会说人话，却句句都听得懂。没等方奎朝它们比说，便止住五人商谈，用爪比示：如愿随去，立时可将五人救走，否则那粮食乃有主之物，不能相赠。五人见它们此时已将粮袋的口结好，夹在肋下，作出并不相强，等一回复，它们即行去之势，不禁着起慌来。

方奎忙止二獠勿行，对四人道：“雪势如此深厚，还在下个不住，我们手脚业已冻伤，北风一起，走又走不脱，早晚难免一死。我们行猎多年，不特从没见过这样的神兽，还能通晓人言。按它们所比，并非相迫，颇系出于好意。所携粮果，多半人吃之物。像它们这样，常人怎制得住？或许本山有甚异人，知我们雪中遇难，差来相救；再不就是山神鉴佑，方才有此奇遇。如不随行，它们将粮袋一拿走，不冻死也饿死了。命数有定，若是该死，哪里都一样。莫如应了，看它们怎生将我五人救将出去。”言还未了，忽听二獠引吭长啸，音甚尖锐悠长。

五人见它们啸罢，放了粮袋，也不再比画，略待一会，想系看出五人畏冷之状，一个纵身上去，采来不少枯枝，敲去上附的残雪，堆积坑底。方奎会意，幸身旁带有火种，忙取出来去点。这时天早入夜，风雪甚大，枝多半湿，费了好些事，二獠又从旁相助，才行点燃。有了火，虽然暖和一些，但是湿烟甚浓，呛人难耐。坑底积雪被火一烘，融化成水，五人全蹲伏在水里，顾了冷，又顾不了湿。二獠见五人狼狈之状，引得咧着一张阔嘴，格格怪笑。方奎见它们生火时动作甚熟，益料必与人类相习。只不知应允了它们，为何不再比画提走。连问几次，二獠也没理他。

过有半个时辰，忽听远远一声虎啸，二獠也引吭长啸相应。五人虽然吃了一惊，因这般大雪，连会武功的人尚且难行，何况于虎。正说虎啸来得奇怪，不料啸声由远而近，似往坑前跑来。五人才面面相觑，吓得连气都不敢出。再看双獠，却高兴起来，又在坑底啸了两声，意似引虎前来。方奎想了想，把心一横，向二獠道：“这虎是二位神兽唤来的么？”见二獠刚把头一点，猛觉坑沿上鼻息咻咻。一抬头，首先发现的是一团黑影中射出两点比茶杯还大的碧光，正对向自己脸上，不禁吓了一跳。强乍着胆子定睛一看，乃是